

《元曲选图》与元杂剧的题目正名

程有庆

《元曲选图》是《元曲选》一书的附图，所以严格说来，它不能算是一个书名，至少不能算作一个标准的古籍书名。然而，由于珍本古籍的特殊性以及《元曲选》插图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影响，《元曲选图》终以一个独立的书名进入了古籍书目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书中，就收录了一部郑振铎先生旧藏的明刻本《元曲选图》。郑振铎先生是特别注意收藏通俗文学和古代版画的藏书家，著有《中国俗文学史》和《中国古代版画史》，对通俗文学及古代版画均有精辟论述。本文为观看郑先生旧藏《元曲选图》引发的思考，今略加考证，予以发表，谨表达对郑振铎先生的深切缅怀与纪念。

《元曲选》一百卷，明代臧懋循选编，现存明万历刻本。原书有目录，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十集，每集收十种戏曲，共收剧一百种，又名《元人百种曲》。其中元人杂剧九十四种，元明时期剧作六种。每剧之首冠有精美插图两幅，全书插图多达二百幅。如要看全所有图像，则需把全书细翻一遍，颇为不易。早年因注意戏曲版画，曾打开郑振铎先生旧藏的《元曲选图》观赏，由此发现书中图像不止二百幅，想到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等小说插图，每回一或二图，多是固定不变更的，《元曲选》一百种戏曲，如果每剧两图，应该 200 幅，何以不是整 200 幅图而要多出一些呢？我甚至有过原书收剧可能不止一百部的怀疑。现经翻检调查，才搞清楚《元曲选》图像多少的缘由。

具体情况是，《元曲选》确实收剧一百部，其中的 12 部剧作各有 4 幅图像，其余 88 剧均为 2 幅图像，加起来总共有图 224 幅。可为什么会有 2 幅图和 4 幅图的区别呢？原来，元代杂剧的一个重要特点，是一般在剧尾要用两句话来标明本剧的题目与正名，如《破幽梦孤雁汉宫秋》的末尾题作：“题目：沉黑江明妃青冢恨，正名：破幽梦孤雁汉宫秋”。《冯玉兰夜月泣江舟》尾题作：“题目：金御史清霜飞白简，正名：冯玉兰夜月泣江舟”。也有四句话说明题目与正名的。《元曲选》所收元人杂剧中，有 88 剧用两句话标明题目、正名，另 12 剧用四句话说明题目、正名。《元曲选》的插图，正是根据每种杂剧的题目和正名进行绘制的。题目、正名各为一句话的，绘 2 图；题目、正名各为两句话的，绘 4 图。这也正是《元曲选》224 幅插图的缘由所在。为便于读者研究参考，现将收 4 幅插图的 12 部杂剧的名称及图像名称抄列如下：

程有庆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。

第 21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：安禄山反叛兵戈举，陈玄礼拆散鸾凤侣。杨贵妃晓日荔枝香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。

第 31《陶学士醉写风光好》：宋齐丘明识亲词藻，韩熙载暗遗闲花草。秦弱兰羞寄断肠诗，陶学士醉写风光好。

第 36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：徐神翁斜缆钓鱼舟，汉钟离翻作抱官囚。郭上灶双赴灵虚殿，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。

第 37《包待制三勘蝴蝶梦》：葛黄亲挟势行凶横，赵顽驴偷马残生送。王婆婆贤德抚前儿，包待制三勘蝴蝶梦。

第 39《河南府张鼎勘头巾》：赵令史为吏见钱亲，王小二好斗祸临身。望京店莊家索冷债，河南府张鼎勘头巾。

第 42《西华山陈抟高卧》：识真主汴梁卖课，念故知征贤救佐。寅宾馆天使遮留，西华山陈抟高卧。

第 58《郑孔目风雪酷寒亭》：俊尧婆淫乱辱门庭，泼奸夫狙诈占风情。护桥龙邂逅荒山道，郑孔目风雪酷寒亭。

第 68《吕洞宾三度城南柳》：岳阳楼自选仙家酒，截头渡得遇垂纶叟。西王母重餐天上桃，吕洞宾三度城南柳。

第 72《杜蕊娘智赏金线池》：韩解元轻赴花月约，老虔婆故阻燕莺期。石好问复任济南府，杜蕊娘智赏金线池。

第 78《刘晨阮肇误入桃源》：太白金星降临凡世，紫箫玉女夙有良缘。青衣童子报知仙境，刘晨阮肇误入桃源。

第 79《张孔目智勘魔合罗》：李文道毒药摆哥哥，萧令史暗里得钱多。高老儿屈下河南府，张平叔智勘魔合罗。

第 88《萧淑兰情寄菩萨蛮》：贤嫂嫂成合金贯锁，亲哥哥配上玉连环。张世英饱存君子志，萧淑兰情寄菩萨蛮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列各剧，有 11 种剧作图像说明与各剧尾题的题目、正名的文字相同。例外的是第 36 种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，它的尾题只有两句，题目作“郭上灶双赴灵虚殿”，正名作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”。按理说，此剧的插图就应该只有两幅。而多出的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，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二图的文句，不知何出？我们把《元曲选图》的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二图归入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杂剧，是根据《元曲选》的绘图规律及其图像在书中所排列的位置推定的。况且，国家图书馆藏吴梅旧藏明刻本《元

曲选》，第 36 种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剧首即附上列四幅插图，因而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二图的归属应该有其自身的合理性。尽管如此，仍不免让人疑窦丛生。因为《元曲选》的插图是根据杂剧的题目、正名进行绘制的，照理说，既然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这两句话不见于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杂剧，也就不应该有这两幅图像。要证明这两幅图确实属于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，只有为之假设一种可能，即《元曲选》的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杂剧初稿原有这两句文字，但后来被臧懋循删去了，以至造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结果。然而，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两句文字的内容与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的剧情之间似无必然的联系，所以，这样的假设总感觉过于牵强。

如果我们相信上面的假设难于成立，是否可以做另一种推测，即：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两句话，原本与《元曲选》包括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在内的 100 种杂剧无关，实际它是来源于《元曲选》之外的某一种杂剧的尾题。也就是说，《元曲选》的这两幅图像，属于他书内容的误植，实际也是《元曲选》图像刊印工作中的一个失误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收录浙江图书馆藏明刊《元曲选》，书首所附插图 22 幅，其中所缺失的，正是第 36 剧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的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二图。结合上述，我们有理由说这个现象绝非偶然。因为如果不是有人意识到此二图与《元曲选》内容无关，它们自己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“舞台”的。

以上分析如果可以成立，那也就意味着，“徐神翁斜缆钓鱼舟”、“汉钟离翻作抱官囚”这两幅《元曲选》插图，隐隐地向我们透露了一种曾经存在的早期杂剧的内容信息。因为从现存的元人杂剧看，只要有尾题的“题目”和“正名”，就说明曾经有过这种杂剧的存在。同时，这个现象也印证了臧懋循编《元曲选》时，对哪些杂剧作品入选，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。兹引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及《元曲选》剧作数例，对尾题情况略作说明。

元刊本《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》末尾有正名：“双莺燕暗争奇，诈妮子调风月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关目全萧何追韩信》未有题目：“霸王垓下别虞姬，高皇亲挂元戎印；漂母风雪叹王孙，萧何月下追韩信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的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关目全》题目：“白袍将朝中隐福，黑心贼雪上加霜；”正名：“唐太宗招贤纳士，薛仁贵衣锦还乡。”《元曲选》此剧题目：“徐懋功比射辕门”，正名：“薛仁贵荣归故里”。

元刊本《赵氏孤儿》杂剧尾有正名：“韩厥救舍命烈士，陈英说妒贤送子；义逢义公孙杵臼。冤报冤赵氏孤儿。”《元曲选》此剧题目：“公孙杵臼耻勘问，”正名：“赵氏孤儿大报

仇”。

元刊本《三度任风子》剧尾有题目：为神仙休了脚头妻，菜园中摔杀亲儿死，王祖师双赴玉虚宫，马丹阳三度任风子。”《元曲选》此剧作：“甘河镇一地断荤腥，马丹阳三度任风子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关目看钱奴买冤家债主》尾有题目：“疏财汉典孝子顺孙。”《元曲选》此剧题目：“穷秀才卖嫡全儿男，”正名：“看钱奴买冤家债主”。

元刊本《新刊关目陈季卿悟道竹叶舟》题目、正名为：“吕纯阳显化沧浪梦，陈季卿悟道竹叶舟。”《元曲选》此剧“悟道”作“悟上”，与元刊本仅一字之差。

元刊本《新刊关目汉高皇濯足气英布》尾有题目：“张子房附耳妒随何，”正名：“汉高皇濯足气英布。”此本剧名提到“关目”，然未见关目文字。《元曲选》此剧题目：“随大夫衔命使九江，”正名：“汉高祖濯足气英布”。

元刊本《新刊的本太华山陈抟高卧》题下标明：“关目全”，但卷尾未见关目。《元曲选》此剧题目：“识真主汴梁卖课，念故知征贤敕佐。”正名：“寅宾馆天使遮留，西华山陈抟高卧。”

《元曲选》第69剧《须贾大夫〈言〈宀卒〉〉范叔》题目：“须贾大夫〈言〈宀卒〉〉范叔，”正名：“张禄丞相报魏齐。”

《元曲选》第75剧《两军师隔江斗智》题目：“两军师隔江斗智，”正名：“刘玄德巧合良缘。”《元曲选》所收杂剧一般均以尾题末句为剧名，独此二剧以上句取名，十分少见。

国家图书馆藏吴梅校跋《歌代啸》抄本，首有明冲和居士《凡例》云：“今曲于传奇之首，总序大纲曰：开场。元曲于出内或出外，另有小令曰楔子。至曲尽，又别有正名，或四句，或二句，隐括剧意，亦略开场相似。”从现存元代杂剧尾题看，冲和居士所言是符合实际的。但若以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和明刊《元曲选》所收相同杂剧作比较，则多有不同。看来，臧懋循对所其选元代杂剧究竟作了多少润色、修改，仍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课题。